

李健吾戲劇集

以身作則

文化生活出版社

本劇排演或改編須得作者同意

「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爾！」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論語，子罕第九。

Apprenez, pour avoir votre esprit raffermi,  
Qu'une femme qu'on garde est gâchée à demi,  
Et que les noirs chagrins des maris ou des pères  
Ont toujours du gâlant avancé les affaires.

—L'École des Maris, Act I, Scène VI.

以身作則  
三幕喜劇



人物：

徐守清

一位紳士，年紀約有五十，無事可爲在家頗養天年。

徐玉貞

他女兒，和他一樣，在家——待聘。

徐玉節

他兒子，一個有家教的孩子。

劉德

老僕。

金姓

徐家的田伙。

張媽

三十歲。

王婆

一個穿門走戶的女人。

方義生

一位徵服出遊的年輕營長。

寶善 一個助紂作惡的馬弁。

地點：

華北某縣城內。

時間：

第一幕 某日晨十時。

第二幕 一小時以後。

第三幕 小時以後。



第

一

結  
尾



徐家大門外。

（寶善，便服，發呆地端詳這座陳舊的大門。）

寶善

（自言自語。）

要不是我昨天跟着那大姑娘，親眼看見她跟一個老頭子進去，我簡直不信這裏頭住着人。乾巴巴我盼了這半天，盼不見半個人影出來。說不定營長跟我白天見鬼。這大姑娘，臉白白的，眼紅紅的，低着頭，一味往前跑，難保不是什麼九尾狐狸，勾走了營長的心。這裏頭也許就是空屋子，鬧了一二十年鬼。那條長辮子，在後頭甩來甩去的，不說營長着迷，就是我看也怪氣。（回身，望見有鬼走近。）說着說着，到底有人來了，真是媽的一個小地方，不是兩隻腳站在地面上，你還真不敢斷定頭上曬的是太陽。媽的這夏天（打量來人）這傢伙我有點

兒面熟，好像在哪兒見過。我先躲他一躲，看他是不是薛家大門來的。

他趕忙閃向後方。

〔金娃，一個七頭十腦的老賊人，遲遲疑疑，從旁邊上來。他帶着一個不大的筐子。

金娃 到了。是這兒。（不邁步上台階，先和自己商量）大門關着，我等再敲。我爹教我的那番話，我先學一遍，省的回頭一見徐舉人，把話全吓回去了。（翻身，看見寶善身影）還是敲門進去罷，我爹叫我一路小心，筐子裏裝了二十四顆大雞蛋……

（但是他遲了一步，寶善過來拍着他的肩膀，嚇了這謊詐的鄉下人一跳。

金娃 （提緊籃子）我這是一筐雞蛋，我爹叫我一路小心，要是你碰了我的……

寶善 我賠你的。

金娃 你沒有跟了我一路？

寶善 我剛打這兒過，看你眼熟，走來跟你打聲招呼。你到這家來的，是不是？

金娃 你怎麼全知道？

寶善 不說別的，我跟你像在哪兒見過面。

金娃 我也像在哪兒看見過你。我叫金娃，是北土村的。

寶善 我就說來的。

金娃 我女人是南上村的，我爹前年才給我成了家。年成不好，地裏出來的東西，夠喫不夠穿的，夠穿不夠用的，所以我爹左担攔，右扣攔，眼看我二十四了，直到前年秋天，這才咬定了牙，央媒給我說了房媳婦。我媳婦娘家姓楊，楊樹的楊，是南上村的，離我們那兒才不到十里地。

寶善 你不用講，我全知道。你女人有個堂房哥哥……

金娃 在長安做買賣，我還沒有見過，那是她大伯的兒子。

寶善 你猜猜我是誰。我一看就看出你是金娃兄弟，跟你爹活脫脫一個模子……

金娃 他們也說我像我媽來的。

寶善 你真聰明，天下還有人不像他媽的。你猜猜看，我到底像誰。

金娃 你不是……（下了決心）你是她大伯的兒子，我女人的堂哥。

寶善 天下人就數你聰明。那不是我，還有誰！我這多年都在外頭。

金娃 我就說你長的跟我女人有些像！我聽說你跟你爹在長安做生意，很發了筆財。那年鬧天旱，有地沒有的種，爹還打算叫我投你們做夥計的。是我女人去不下我。要不也就去了。

寶善 唉，誰也受了家累。我早就想回家望望，也是女人不肯放我走。

金娃 你成了親！我就沒有聽我女人講起。

寶善 你忘了，你女人她爹跟我爹過不來。

金娃 這我常聽人說。爲了兄弟鬧分家，這才一個上了長安的。鄉裏都講你爹有眼睛，看的遠，目下發了大財。你這回從長安下來，一定帶了不少現洋。

寶善 也不算多。你不知道，從潼關那面過河，一個人只準帶五塊現洋，多一塊都要

受罰。

金娃 聽說大煙土可以帶過河。

寶善 這要看人。有門路的，一千兩，二千兩，不算什麼；沒有門路的，一兩半兩也受罰。

金娃 對。昨天團長傳去村子頭兒，喜兒他爹，交下他五百兩土包銷限十天，不的話，就槍斃！

寶善 五百兩？

金娃 人家都這麼講。

寶善 一個村子包銷五百兩，你別作踐軍隊上人了。（彷彿自言自語。）一個村子五十兩也還差不離。

金娃 你像挺關心。

寶善 我教給你，從前我在隊伍上混過，包銷大煙土這種話，你少在外頭張揚，團長知道了，捉去活揭了你的皮。

金娃 我沒有講。那個忘八蛋才講！

寶善 你知道，我沒有帶大煙土過河，倒偷着多帶了幾塊現洋。

金娃 你藏在什麼地方？

寶善 我含在嘴裏頭。

金娃 （將信將疑）這……

寶善 （張口）你自己看。

金娃 你的嘴是大！

寶善 （從衣袋取出一元銀幣。）給你一塊錢，喝杯酒，算是咱弟兄倆頭回見面。

金娃 不！不！（接在手心。）這是一塊——噫！怎麼這上面換了人（懷疑）這怕是假的。

寶善 我看看。你沒有見過？

金娃 這人有點兒瘦……



寶善 這不是袁世凱；袁世凱死了。這是孫文，中華民國第一任的大總統。  
金娃 那麼袁世凱是——？

寶善 第二任。

金娃 孫文還在前頭？我們這兒還沒有見過這種現洋。  
寶善 你要是不要……

金娃 （急忙收將起來。）我揣回去給我女人開開眼。  
寶善 你怎麼會上縣裏來的？

金娃 我來給徐舉人送個口信。

寶善 （指大門。）是不是就是這家？

金娃 就是這家。徐舉人北上村的房子歸我爹看着，地也租把我爹種着。

寶善 這姓徐的，你知道怎麼個稱呼？  
金娃 我們都稱他徐舉人，你不知道，聽我爹講，他這功名整整熬了二十多年才到